

水曲悠悠無盡時

「《曲水回眸》以後的香港風景」座談會後記

■ 馮珍今

馮珍今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文學士及教育碩士，一直致力推動文學教育。現為自由寫作人，兼及創作教學。著有散文集《見雪在巴黎》、《我的學生二三事》、《不一樣的學生》、《字裏風景》，童書《奇幻泡泡與石頭貓》、《中國人的故事：詩人和小說家的才華》，遊記《走進中亞三國——尋找絲路的故事》，以及編著《中學生文學精讀·劉以鬯》等。



2018年，歲在戊戌，盛夏之初，五月的一個週末。是日也，雲淡風輕，天朗氣清。我來到了馬料水，大學站總是紛紛攘攘的，放眼是人、是車。離開車站，匆匆走至中文大學的鄭裕彤樓，把車水馬龍留在後面，剛好是十時。

踏進偌大的演講廳內，熟悉的臉孔在晃動……齊集於此的，雖以中年人居多，然座中亦不乏年輕人，大抵可稱「少長咸集」，大家端坐靜候座談會的開始。

《曲水回眸》以後的香港風景會如何？透過座談交流，小思老師期望大家可以談談自己的看法。

《曲水回眸——小思訪談錄》一書的命名，意境取自王羲之《蘭亭集序》中的「曲水流觴」。活在今天的我們，大抵只能追慕文人圍坐暢敍幽情的風雅逸事。此書的上、下兩冊，盡得古人的流風餘韻，以「文化人眼中的香港」為主線，將小思老師與多位文化人，包括楊鍾基、陳永明、鄧仕樑、樊善標、黃念欣教授等多次的訪談精華輯錄下來，可說是小思與香港一起成長的回憶紀錄。

大家都知道，小思老師是香港文學口述歷史計劃的發起人，給她訪問過的人多不勝數，但作為受訪對象，與一眾文化人暢談香港的文學、文化、教育、家國……從本土到異鄉，由亂世到盛世，倒是第一次。

小思老師在兩書中道出「文化人眼中的香港風景」，而是次座談會的主題，則圍繞着《曲水回眸》以後的香港風景。



楊鍾基教授

三個文學聯想



座談會的主持人為周燕明女士，她先介紹嘉賓講者，首先登場的是楊鍾基教授。楊老師自退休後，化身为旅遊達人，他的攝影作品，從構圖到意境，都充滿詩意。

聆聽從來不止是耳朵的事。楊老師預備的照片，不論是兩年前攝於京都上賀茂下鴨神社的流水，還是拍於三月初，在北野天滿宮的梅花，都教人神往，最特別是那張「春の曲水の宴」的海報。

據說，本書得名的由來，正是當日他與小思在下鴨神社，面對清溪流水，因而觸發靈感所致。

彼時彼地，曲水回眸何所見？答之曰「水鴨」，也許是「鴛鴦」也說不定。原來日本人好將酒杯置於木鴨中，然後放乎中流。禮失而求諸野，日近長安遠……實在令人無限感慨。

楊老師打開話匣子，即扣緊講題，詳述「悠悠」引起的三個文學聯想。

一是「曲水悠悠」。正如陶淵明在〈時運〉所言：「延目中流，悠悠清沂，童冠齊業，閒詠以歸。」其文學想像，靈感來自〈論語·先進篇〉：「暮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風乎舞雩，詠而歸。」沂水悠悠，乃孔門弟子散步之地也。



京都一年何所得？置於《承教小記》的第一篇文章——〈不追記那早晨，推窗初見雪……〉，已透露端倪，「面對着這些場面，彷彿參透天地的機微」——小思所承的，是來自天地自然之教。楊老師明白道出，小思來到四季分明的京都，自此「眼界始大，感慨遂深」，一如王國維在《人間詞話》所言。

二是「江水悠悠」。辛棄疾〈南鄉子〉：「何處望神州，滿眼風光北固樓。千古興亡多少事，悠悠。不盡長江滾滾流。」從曲水悠悠，到江水悠悠，然後是天地悠悠，如陳子昂〈登幽州台歌〉：「前不見古人，後不見來者。念天地之悠悠，獨愴然而涕下。」

上溯〈詩經·黍離〉「知我者，謂我心憂。不知我者，謂我何求。悠悠蒼天，此何人哉？」小思對日本人的感情，透過她的著作，可以呈現出來。從早期的《日影行》，到近年的《一瓦之緣》，以至《曲水回眸》第三章「一瓦之緣」中，都反映了她的歷史情懷。對於日本人之複雜性，她一直都充滿危懼感，面對歷史的恩愁與唏噓，可說是愛恨交纏。

三是「身世悠悠」。談及身世，李商隱在〈登夕陽樓〉一詩中，提到「欲問孤鴻向何處，不知身世自悠悠。」，而納蘭性德在〈金縷曲·贈梁汾〉一詞中，亦言及「身世悠悠何足問？」

儘管歲月悠移，人事滄桑，雖說「世路如今已慣」，經歷多變的世事，難得的是小思仍保持「此心到處悠然」的態度，自在地欣賞生活裏的大小風景。

她將個人身世連繫香港，乃有《不遷》；乃有《香港家書》；乃有《曲水回眸》最後一章「給香港的情書」……

小思也曾自省——究竟自己是中國人？還是香港人？痛苦的掙扎，個人的反思，答案在書中亦可以覓得。「就是那一場中國青年隊對香港隊的足球冠軍決賽」，在觀看球賽的過程中，她的身份毫無保留地突顯了——「我已經是一個完完全全的香港人」。當然兩種身份並不衝突，可同時並存不悖。

小思在最後一章說：「我此生能與香港相遇，稱得上『正當最好年華』。但往後日子，我願『盡人事，俟天命』。」這正是她過人之處。

楊老師在書中曾說「心田先祖種，福地後人耕。」——「心田」合文生義，即「思」也。小思本着文化傳承的信念，成為「拾荒人」，乃至「造磚者」——為後來有志為香港建構文學史的學者提供「建材」。

藉「悠悠」的文學聯想，楊老師侃侃而談，引出他對小思其人其書的解讀，漪歎盛哉！

黃潘明珠女士

必須好好活着



誠如周女士指出，楊老師為訪談計劃中的「操刀放劍人，善於製造火花」；而黃潘明珠女士，前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副館長，卻是整個訪談計劃之發起人。

黃太從 70 年代中期說起，「當年的中大圖書館乃研究型的圖書館，故不能收藏金庸、亦舒的作品」，亦談及 2003 年間成立「香港文學特藏」¹的不容易。

她最愛小思的〈蟬〉，文中寫出「牠等了十七年，才等到一個夏天……十七年就埋在泥中，出來就活一個夏天，為甚麼呢？」——「牠為了生命延續，必須好好活着」。那是蟬的生命意義！

從 2003 到 2018 年，如今已過了 15 年，眼見更多人寫作，更多好書的出版，黃太一直都想如實記錄小思對香港文學的貢獻，於是在 2014 年開展這個計劃。

她希望更多人繼續堅持下去，更多好書的出版——「薪火相傳，靠大家了！」她的期盼，未嘗不是大家的心願。

1 2002 年小思自中大退休後，隨即將香港文學資料檔案、文獻、書刊悉數捐贈中大圖書館，先後創建「香港文學特藏」、「香港文學資料庫」。

香港文學特藏有兩項目標：

- (1) 系統蒐集及整理香港文學資料，以作永久館存；
- (2) 支援香港文學之教學及研究工作，推進香港文學發展。

香港文學資料庫是首個有關「香港文學」的資料庫，除具備多項檢索功能外，資料庫部分條目更附有該文章之全文。

樊善標教授

護生就是
護心



樊善標教授開門見山，直言 60 個小時的「訪談」，是難以想像的經驗。

「計劃最初的發起人是黃太，由楊老師合力推動，然後找來黃念欣教授，委以重任。我當時是香港文學研究中心的主任，有幸參與其事，楊、黃兩位才是主角，自己實際參與的時間只有一半，可以半個旁觀者的身份，談談此書的好處。」他娓娓道來，一貫的坦率。

「讀書要善於讀，可深可淺，未必有高下之分，在乎看書人的閱歷而已。」認識小思，可從其創作，亦從其研究入手。

這本書形式上是「訪談錄」，卻是非一般的「訪談」，留下「刀光劍影」，教人目不暇給。

他拈出楊老師常掛嘴邊之語——「唔怕你瞓！」。他們每次訪談之前，從不需預先準備問題，視乎即時的反應，想出更多問題，反而會擦出更多火花。

「與上冊相比，下冊好看得多，整個編輯團隊花了好多時間去整理。數十個小時的訪談，還加上筆談部分，以補口談之不足。在座幾位都是文化人，筆談部分特別有趣……」他毫不諱言。

「常言道『聽天由命』，但老師卻說：『盡人事，俟天命』，『俟』字甚妙，有等候之意，出於《中庸》之『君子居易以俟命，小人行險以僥倖』。等候天命的到來，帶出更大的距離感。」箇中玄機，他一語道破。

他繼而指出小思在書中，對歷史、對社會都尖銳地提出意見。也許，香港不再是當年的香港。然而，「愛一個地方，不是剎那的感情衝動，而是要有無比的毅力和堅持，還要有理智和思考。愛香港，就要了解其身世、背景、發展……」

馬一浮說過：「去除殘忍心，長養慈悲心，然後拿此心來待人處事——這是護生的主要目的，故曰『護生者，護心也』。」

「『護生就是護心』——『給香港的情書』，亦可作如是觀。」如此作結，意味深長。



黃念欣教授的分享，亦緊扣「悠悠」兩字，不過，其切入點跟楊教授卻不一樣。

「曲水為何值得回眸？皆因『悠悠』。查漢語多功能字庫，『悠』字有五個解釋。」她明確道出。

「悠」的本義是「憂思、思念」。如宋玉《高唐賦》：「悠悠忽忽，怊悵自失。」小思在本書的第二章「熱血青春」中，道出了她對「中文合法化運動」、「金禧事件」、「雨傘運動」，以至「五四運動」……的看法。小思對「金禧事件」「主角」陳松齡的際遇感到最唏噓；在「雨傘運動」中，她最擔心的是「學生」。她慨歎「五四運動」時，北京大學有蔡元培校長，但現在的大學校長，他們如何面對學生？

「悠」的引申義為「遙遠、長久」。小思對文學的熱愛，始終如一，歷時半世紀的寫作、研究，願為「做磚者」，可見其「悠久」。香港文學研究工程的起點，始於她的「京都一年」，從「甚麼都不

知」開始，繼而孜孜矻矻，驅動這個龐大的研究工程。她不因無知而放棄，回港後即報讀香港大學的碩士課程。《禮記·中庸》有云：「悠久所以成物也。」亦正如新亞校歌中所說「悠久見生成」。

「悠」也指「眾多」，所謂「眾口悠悠」。小思最多的是甚麼？答案不是「書」，是「學生」，她是眾人的老師。每人都有做學生的經驗，她常常擔心的是學生，如《繆夫的腳步》中，她指出「教改」不但苦了教師，受害的還是學生。

「悠」亦有「閒適」之意。如陶淵明《飲酒》：「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。」小思的表現一向都好「淡定」，例如編寫《曲水回眸》上冊時，曾出現不太順暢的情況，她的回應是：「無事嘅，一定掂，點會寫唔到。」又如2016年《信報財經月刊》「安土重遷」的訪問中，小思就說過「歷史告訴我們，香港命大不會死」。保持心境悠然、處事淡定，就會生出信心。

「悠」還表示神祕。如《荀子·議兵》：「善用兵者，感忽悠闔，莫知其所從出。」「在訪問中，你永遠猜不到小思想說甚麼。」這正是本書引人入勝之處。

黃老師透過「悠」的字義，重點介紹此書的內容，也道出小思的言行、個性，亦別具心思。樊、黃兩位都是小思的學生，知「師」者，莫若「徒」也！

劉偉成先生

造塊結實的磚



「訪談不斷，談完又談，錄音再加筆談……在編書過程中，瀏覽達 60 萬字的訪談紀錄，再整理為 16 萬字付梓，確是嚴峻的考驗。」主持人告訴我們。

編纂《曲水回眸》上下兩冊，歷時近四年，「四年，相當於一個大學課程，修讀期間不時有習作，各自修行之餘，還需相互協作。研習內容包括版本學、史料鉤沉、文本解讀……文化反思、飲食心得……研習模式則有精美下午茶訪談、通訊羣組上的討論、參觀展覽、文學逛街……」總編輯劉偉成先生細述其心路歷程，箇中甘苦，實在一言難盡。

他還即席分享了一次得小思點撥下的「造磚個案」。話說 2016 年 11 月，戴天應邀回港參加《明報月刊》創刊 50 週年舉辦的「中國文化的精神出路」研討會。就在 11 月 10 日，小思邀戴天參觀「香港文學特藏」中的戴天專題展覽。

那天，劉偉成亦應約同往，其時，展櫃裏放着——戴天在

1970 年 8 月 14 日發表的〈蛇〉鉛印本上的手改稿。小思回頭喊了他一聲，敲了展櫃的玻璃幾下，示意他仔細看，然後甚麼也沒說便走開了。他拍照回家細看，拿出戴天的詩集《骨的呻吟》一對，才發覺原來手改稿的內容從未發表，是塵封了半個世紀的推敲。

得到小思老師的啟發，他撰寫了〈蛇尋出路——觀戴天《蛇》手改稿後的迂迴聯想〉一文，打造了一塊結實的磚。

辛苦種成花錦繡，這就是收穫。

的價值取向，認真而用心，亦是她的處事態度，實在值得我們學習。她認為今天的聚會，意義深厚，看見許多人仍然生活在香港，她亦感到很開心。

《曲水回眸》以後的香港風景會如何？透過座談交流，她期望大家可以談談自己的看法。「香港風景已不在我們手中，香港不斷在變，我已做不了甚麼。現在要靠下一代的年輕人，看他們如何自處。」她淡淡道來，不無感慨。

「不需要說甚麼偉大的論題」——她勸勉各人，在各自的崗位上「有嘢就快啲做」，大家要盡力做好自己的本分。「我們拖泥帶水得太久，錯過了很多風光。今天見到你們，明天將會如何？我也不知道。我會珍惜這一剎那，存放在心裏、腦中，就是如此。坐在這裏的，大部分是中年人，最老的就是我了。」她語重深長地說。

她今天感到最開心的是——眼前這羣中堅分子，還有時間可以為下一代做很多事。「我今天不說甚麼，我希望年輕有為的你們——雖然有些人已退休，但可以開展另一條新路，積聚更多的經驗、能力，可以為香港、為下一代多做事。」

「我沒有忘記中國，因為香港的下一代，就是中國的下一代。」簡短精要的發言，發人深省，贏得大家熱烈的掌聲。

思



當天的小思老師，其實患上感冒，但她不願意改期，仍堅持出席。擇善而固執，素來是她

* 鳴謝灼見名家傳媒有限公司允許轉載本文。